



◇ **古代经济** 王国华专栏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西汉初年,娄敬曾向刘邦建议,匈奴离长安不过七百里地,骑兵一天一夜就能赶到。万一发生战事,长安堪危。现在关中地区战后少人,土地肥沃,“臣愿陛下徙齐诸田,楚昭、屈、景、燕、赵、韩、魏后,及豪杰名家”充实关中,无事时备战,有事时出征。刘邦采纳之,从上述地区迁移了十万余人到关中。到了明朝,新贵朱元璋也来了这么一手,迁移成千上万的富户到首都南京及他的故乡凤阳。

先看看数据。洪武二十四年,朱元璋命手下调查百姓经济状况,工部从中选出五千三百户迁移到南京。洪武三十年,朱元璋命令户部调查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广等九布政司及应天、苏州、松江等十八府州的富户,家有土地超过七顷的共计 14241 户,列出目录,朱元璋亲自召见,“量才用之”,说是这样说,其实就是他们搬家到南京。

朱元璋特意说明“欲令富民入居

一只鸟,从窗前飞过。一抹黄,似乎是裹挟了阳光,翅羽熔着金,扑棱棱飞过,金光乍现,搅碎一窗光景。

我推窗去望,一只黄莺正落在树枝上,那棵高大的泡桐树,泡桐花开得正好,小喇叭式的花朵,朝天似吹,黄莺再次振翅,瞬间飞翔高空里,也许有一朵云在等它。

想起旧时,每逢腊月,母亲都要用红纸剪一张松鹤图贴在窗户上。那只鹤停栖在窗上,一般要大半年,直至红鹤鸟变成了淡白色,雨水、风雪慢慢侵蚀掉窗花的光彩。

那是一只被封存在窗上的鸟。窗,多好的取景框!若窗外有梅花,会招喜鹊来,喜鹊登枝,千百年来备受热捧的吉祥如意,隔着窗子看,多了几许典雅。

有一年清明在苏州,住在一处宅院里,窗影摇动,窗外恰有大片竹林,一只锦鸡,眼神炯炯如炬,一身红,如风骚的绅士,优雅地在竹林中漫步。那一刻让人看呆了,不料凉风丝丝入窗,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,煞风景,锦鸡亮翅而走。一缕红,在眼前如朱砂墨晕染一般,迅速散去,美好的事物总是转瞬即逝。

天鹅到了,库尔勒的秋天就来了。

库尔勒的秋天,是少雨的。那日电闪雷鸣一场秋雨绵绵不尽。雨密密地下起来,风住了,树一动不动地立在雨里。

路边行道树上,香梨缀满枝头,密密匝匝的果实伸手可及。空气里,雨丝中带着果实的味道。世间最好闻的味道,果实飘香是其一。

眼前的雨下得急促起来,雷声轰鸣,阵阵雨点敲击在玻璃窗上、屋檐上,噼啪有声,这样的雨让人心生远念。灯下黄晕的光芒里与故人纸上重逢,白纸黑字,浅浅淡淡,远在天涯又在咫尺,念兹在兹如有神会,这是书卷文章的风雅意故人情。还宜对一窗秋雨,什么都不做,不想,就发呆,虚度,这样的光景想想都翩然。周作人有一本《雨天的书》,深蓝色的封皮,绿色的题款写得儒雅风致,让人怀想。

孔雀河水变得混浊,一圈一圈涟漪如乱石击过,惊起浊黄的波纹。远处库鲁克塔格山的轮廓越发清晰起来,赭黄的山色与天际相接,有了雨水的滋润,山的肌理也变得不那么粗犷了。从雨中望去,苍远、辽阔、迷蒙。黄昏时雨住了,空气中潮气弥漫,花草树

富豪来了

京师”是学习刘邦。其实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,刘邦迁移的是能征善战的人及其后代,注重其作战经验和潜质,朱元璋迁移的是富户,注重其经济实力,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刘是备战,朱把那么多富户集中到京城,是出于什么目的?

表面上看,还是有不少好处的。富人有经济实力,到京城后可以迅速建成一个繁华的都市。民间传说当时的南京城有三分之一是著名富户沈万三投资修建的。即使具体数据有出入,而沈万三在建设南京新城上出过大力则是不争的事实。另外还能刺激消费,拉动经济增长。手里有钱才敢花钱,才愿花钱,才能花钱。做个小本生意,开个饭店,肯定愿意跟有钱人

鸟影扑窗

鸟影扑窗,总让我想起家鸽。鸽子,应该是几近家养的生灵了吧!它们最善于在窗前咕咕咕地叫个不停。鸽子样子好看,尤其是脖颈间的羽毛,能有规律地簇起来,很是惊艳,鸽羽是带荧光的,在阳光下更加明显。少年时,我曾养过一只鸽子,终日扒窗要进屋来,后来,在外面为其筑巢,总算好一些,到了冬日,仍是扒窗,要登堂入室。再后来,这只鸽子飞到了别家,据说,那家有很大的阁楼。我们不能埋怨向往美好生活的鸽子,求美心切,人与鸽子大抵相当。现在再想起鸽子脖颈间簇起的羽毛,堪称抖擞有神,倒是醒目。

鸟抖擞,是求偶的意思。在春天,一只鸟抖动羽毛,要么是舒展筋骨,要么抖掉一身尘埃或寄生虫,要么是要与另一只鸟决斗。我还是觉得最后一种可能大,鸟雀都是小的,却要挖空心思庞大自己,制造假象,其目的,和孔雀开屏是一个意

秋日

木,屋檐亭台经了雨的潮润,添了些许婉约风情。

秋雨过后,天气转凉了。树叶渐黄,一片片黄叶落在草地上,一些枯萎,一些依然在枝头。叶子和青草安安静静,让人觉得喜欢。一些树叶变得深红,一些金黄。红黄,黄绿间或深红浅红明红,深黄浅黄明黄赭黄,深深浅浅晕染着语言描绘不出的美。秋天的美,美在色彩,色如锦绣灼灼灿烂,喜庆又富贵。

秋天的美还在时令,是煦暖的阳光,是纯粹高蓝的晴空,安宁深阔。

季节到了,那些挂在树上的叶子,没有风也吧嗒吧嗒地落下。叶嘉莹先生说,你仔细听,风吹过树的声音都不一样了。叶先生经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,已经活成一株古树,人世里的悲欣苦寒她多有经历,暮年风华里透着清气和高贵,集佛性神性于一身,如今风度不输青春芳华。满头华发,像顶着一头银菊,洞穿世事的脸上,不染浊世的俗尘和油腻。深浅的皱纹里只是祥和,

做邻居。富户家庭子弟大多接受过文化教育,基本素质高,可以提高整个城市的文明指数。

可再一想,一个人由穷变富原因很多,与其资源、人脉、居住地的风土人情都有关系,换个地方或许就不灵了,所谓“淮南为橘淮北为枳”。况且当时的富户多为地主,即“田赢七顷者”。人搬走了,土地走不了,必须卖掉或托人管理,如果出了事,还得舟车劳顿回来处理,增加管理成本。富户经过这么一折腾,极易迅速变穷。所以如果算经济账,迁富户充京师,利弊参半,甚至弊大于利。

朱元璋算的其实是政治账。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富豪一直持敌视态度,认为他们为富不仁,武断乡曲。你们不是牛气哄哄吗?放在我的眼皮底下天天看着你,谁还敢有二心?俗语讲“擒贼先擒王”,把有经济实力和有话语权的人制服了,其他人自然俯首帖耳。

思,无外乎求偶。女为悦己者容,鸟雀亦如此。

在春天求偶的鸟雀,羽毛华丽。我曾借做过设计的同事的色卡,厚厚一本子,素色、酡颜、水绿、墨灰、海棠红、胭脂、绛色、朱青、缙色、茶白、黛蓝、藕色、牙色、漆黑、柳黄、霜色……但是,和鸟儿们的羽毛比起来,就差多了。鸟儿们的羽毛,是大自然的调色板调出来的,是行走的色卡,是再高级的颜料也调不出来的色调。

于是,我们看到,春日里,穿梭在林间的鸟雀,子弹一样,或红、或蓝、或粉、或黑、或渐变色,嗖嗖地在林间飞行,停栖以后,振翅,抖擞,在春天的舞台上炫耀自己的美。春天的林梢,是鸟雀们的走秀场,抖擞羽毛,是它们摆pose的方式之一。

千山如黛,在似雨未雨的午后,若此刻窗前有电线杆,会看到一排燕子,在电线杆上集会,等待一场雨。最美的是清晨,推开窗,电线上垂着羊乳一样的凸点,那是晶莹的露珠,每当此时,会有调皮的鸟雀振翅引颈去啜饮,鸟衔露珠,用慢镜头看来,一定有与众不同的惊喜……

清贵迷人。“秋菊灿然白,入门无点尘。苍黄能不染,骨相本来真。”吴昌硕的菊花诗,说的是叶先生这样的风骨吧!吴昌硕善画菊,他笔下的菊花既有沧桑沉郁之美,又不失生机勃勃,叶先生当得起。

走在小径上,踩着落叶,咔嚓,咔嚓,一声高一声低,喜悦弥漫心上。踩落叶的声音是世间最美的声音。刹那间无数美好的事物都跳到眼前。心变得像落叶一样轻,阳光照过来,大朵的云在天上飞,一些不可及的远都在眼前了。

一脚踩下去,哗——咔嚓。左一脚,再一脚,哗——咔嚓,身体里无数个声音回荡起来。一个走路蹦蹦跳跳的小女孩,捡一根枯树枝,这儿戳戳,那儿捣捣。草丛中寻几枝野花,嗅一下,举在手中。再去扯过狗尾巴草,这人脸上挠挠,那人耳后蹭蹭,转身逃也似的跑掉,身后是笃笃笃追来的脚步声,喘息声,笑闹声。

秋风黯淡了星辰,白昼一天天短去。天将黑未黑,暮色起来了。楼前一株榆树上聒噪声一片,麻雀栖身其中,不知几多,叽叽喳喳的声音此起彼伏,一声声叫黑了天。



◇ **云上花开** 胡蛙蛙专栏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